



记忆中的老屋

□ 侯凌肖

付出的辛苦,如今想来,那可是父亲倾其大半生心血和积蓄盖起的老屋啊!

老屋是土屋,是经不起岁月风雨的,特别是夏天和秋天,是我小时最为担心害怕的季节。夏天暴风雨来时,电闪雷鸣,狂风暴雨,让人彻夜难眠。一是担心房屋的安危,二是担心房屋漏雨。往往是屋外暴雨如注,屋内滴滴嗒嗒漏个不停。而秋天的连绵秋雨,更是对老屋的严峻考验。不知为什么,小时候的秋天,阴雨连绵的日子特别多,也是我和母亲最为担心害怕的日子。记忆深刻的是1965年那个秋天,绵绵秋雨下了两天多,家里的盆盆罐罐全用上了。土屋漏得严重的时候,连一个夜里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,但铅灰色的天空仍然阴沉着。雨丝,像扯不断的丝线在风雨中密织着雨帘。母亲坐在堂屋门口的杌子上,焦急不安地一会儿看看天空中飘落的雨丝,一会儿看着满院流淌的小小溪流,又喃喃自语起来:

“老天爷,恁一个劲地下啥?都下淹啦!恁是不想要俺这人了吗?”母亲近乎于哀求地念叨着,叹息着。一会儿又转向我:“你看这雨天,不住点地下,橱屋缸里也快没水啦,恁憨子哥也不能来。”我知道,她是说住在村头的表哥。那时,表哥隔三差五往我家挑几桶水,他一肩挑起俺两家的平时用水。旧宅的老屋,见证了姑表亲情,也见证了母亲艰难岁月磨难出的缕缕白

发!隆冬时节,滴水成冰,土屋里冷得如冰窖。房顶上,父亲春夏时节摆弄好的瓦片,被饥饿的老鼠刨出了一个个洞,冷风肆虐地钻进来;土墙裂缝又大了,母亲用旧棉、报纸塞进墙缝,也抵挡不住凛冽的寒风。夜里,那不甘示弱的寒风又旋至窗前,扒着窗沿拼命地嘶叫着,母亲贴在窗棂的“牛皮纸”被呼啸的寒风撕开了,一股寒风挤进屋来,我在被窝里缩成一团,冷得直打哆嗦。睡前,母亲曾用火盆暖过被窝的,时至半夜,温度早已消失殆尽。母亲把她的棉袄盖在我的被子上。接着,找来一根木棍斜顶着吹开的窗纸,总算勉强抵御住了寒风的侵袭。

老屋,伴我走过了十余年的人生道路,是我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尽管它满目疮痍,甚至有些丑陋不堪,但在我内心深处它是最美最温馨的记忆,我还是深深地眷恋着它!随着年龄的增长,对她的感情也与日俱增。我想,这也是叶对根那绵绵的情愫,是游子对乡土的眷恋之情。

最
最
难
忘



一棵苍松的宿命

□ 谢丽

初秋时分,天凉如水。我在工作的间隙里,望望窗外,看到办公楼前的树木依然郁郁葱葱。树木们似乎在用摇曳着的繁茂枝叶告诉人们,它们是从一个葳蕤苍翠的盛夏里走过的,而今,要奔赴一个深秋的尽头。

秋意渐浓,一些树木会渐渐苍黄枯萎、落叶纷纷;另一些呢,比如果木,要结出累累硕果,献给栽种它们的人们。树木们带着同样的苍翠走过盛夏,经受炎炎酷暑的洗礼,却在深秋的尽头,有了不同的生命结局。一棵树的结局,不过是春夏里葳蕤;秋冬里萧索,把生命孕育的果子献与辛勤的“园丁”——我以为,这是一棵棵树木的宿命。

然而,有一天,我和妹妹回老家,在后院的菜园里发现了这棵苍松。十年前,它是一棵被我们无意栽种下的小树。我们并不是这棵树专情的守护者,只是在周末到老家看望亲人时,偶尔为它浇一点肥料水。近几年,亲人远离,我有好些时日没有回老家了,也渐渐忘却了这棵树的存在。一棵松树,终会成长,以令人惊喜的姿态,完成它的宿命——走过春日和盛夏,走过秋冬,在栽种后的第十个年头,它已经变成了一棵磅礴苍翠的青松。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。”它的一条条槃虬舒展着,几乎完全荫庇了这块小小的菜园。

这棵松树苍翠、适意、遒劲,似乎从未在意过周围的环境,而只是尽情地舒展强大又适意的生命力,让这片狭小又幽闭的菜园,成为一块气息祥瑞的乡村宝地。村里的孩子们常常越过萧索破落的院门,爬上松树的虬枝,倚坐在它的身上,玩起种种不知名的游戏。我家里那块久未打理的菜园,因一棵苍松的栖息,变成了孩子们心中的游戏圣地。

妹妹告诉我,松树抗寒能力强,即使在大雪皑皑、严寒袭人的深冬,也不易落叶。小小菜园里的风景,因苍松的存在,让人感受到蓬勃和适意的力量。原来,繁花落尽的秋天,还有一种力量和金秋的累累硕果一样,让人心生震撼!我为一棵树的生命力量而深深震撼,开始了对生命的向内探求。

一棵苍松,一棵并不会结出果实的松树。它在孩子们的心中,在我的眼中有着独特的美好和震撼!那么,在人生的终极面前,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衰老和残缺的“宿命”……

前些日子,家里老人接二连三地出现意外。先是婆婆在晾东西时从椅子上摔下来,造成手臂骨折;继而,公公在接送女儿放学的途中,被一辆飞驰的车刮倒,出现胸肋骨裂。老人很焦急,躺在医院里,想着忙碌的儿孙,直埋怨自己年纪大了不中用。“老人腰弓把头低,胳膊腿儿不经用。”一向思虑过多的公公,竟然反复提到“要给自己买块墓地”。我的心情随着家里老人的情绪时明时暗,在秋意日渐浓郁的季节里,感受到人生的缕缕寒意。难道,衰老和死亡是每一个人必然的终极?想到这里,我不禁打了寒战。医院外,无数行人神色匆匆……一种深深的虚无感,漫过我的心头。我该如何给老人,给我自己一个圆满生命的答案?

回家给老人取衣物的路上,看着一棵棵在秋风里摇曳的树木,我又想起了老家后院里的那棵巍峨苍翠的松树。以一棵苍松的姿态来面对生命的每一个节点,这难道不是我想要的答案?我要把这棵苍松的故事讲给我的公公和婆婆听一听。

心香一瓣



惊艳,染山浸水,迎日映月,任时光流泻。

当人类融入自然,加入汗水调和后,山水愈秀,花果尤茂。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瓷片等器物上,知晓祖先们披荆斩棘的勇猛和无畏。他们凭着最简陋的工具,冒着严寒酷暑,对抗自然灾害,一心一意开辟出繁花似锦的空间。智慧如古人,他们从不敢贪图眼前的盛世豪宴,时刻用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,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”的话警示自己。

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。稀薄的大麦糁儿粥,寡淡如水的菜汤,一喝几大碗。前脚饱嗝,后脚就饿。瞅着玉米棒子,眼冒金星;闻着稻香,口中流涎。在少粮的日子里,任何可以用来裹腹的食物,均可以称为食物。其中,最称心称胃的,是米。对他们而言,粒米如山啊!

一粒米里,既藏着生存法则,也时时提醒我们缅怀初心。

粒米如山

□ 邹娟娟

凝重的,一只手轻扣桌面,另一只手指着遥远的苍穹。

小弟不以为然,遇到晴天,自认为菩萨顾及不到我们,调皮地将勺子掩住剩饭。逢到雷雨天,他才一反常态,急急扒饭,脖子似被摁住了般,头都不抬下。

母亲看着干净的碗壁和清爽的桌面,很是欣慰,把淘米时漏下的碎米粒、菜叶和瓜皮煮成猪食,然后冒雨,“啰啰啰”地唤小猪仔。猪仔们争先恐后抢食的模样,不亚于激烈的大片。哼哼唧唧,嗷嗷啼啼。长嘴、长舌、短腿、肥耳、细尾齐上阵,就为了

争那口饱食。风卷残云般,食槽里很快见底了,且让乌漆墨黑的底色透出光亮的色泽。母亲慨叹:小猪仔是最惜食的!它们注定养的好。

谁说不是呢?草木有灵,万物有情。

春风、夏阳、秋露、冬雪,一世一世地轮回,

孕育大地精华,甚至每一丝细微的根系和叶脉都颤动着时光的眷恋。

草木被风温柔以待,凡走过的地方,都

散发出季节的香气。一片叶,一朵花,一枚果。层层包裹,点点绽放。殷红、纯白、浓墨、橙黄、青绿、华紫……柔韧、坚实、饱满、

粒米如山,既藏着生存法则,也时时提醒我们缅怀初心。

惊艳,染山浸水,迎日映月,任时光流泻。

当人类融入自然,加入汗水调和后,山水愈秀,花果尤茂。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瓷片等器物上,知晓祖先们披荆斩棘的勇猛和无畏。他们凭着最简陋的工具,冒着严寒酷暑,对抗自然灾害,一心一意开辟出繁花似锦的空间。智慧如古人,他们从不敢贪图眼前的盛世豪宴,时刻用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,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”的话警示自己。

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。稀薄的大麦糁儿粥,寡淡如水的菜汤,一喝几大碗。前脚饱嗝,后脚就饿。瞅着玉米棒子,眼冒金星;闻着稻香,口中流涎。在少粮的日子里,任何可以用来裹腹的食物,均可以称为食物。其中,最称心称胃的,是米。对他们而言,粒米如山啊!

一粒米里,既藏着生存法则,也时时提醒我们缅怀初心。

惊艳,染山浸水,迎日映月,任时光流泻。

当人类融入自然,加入汗水调和后,山水愈秀,花果尤茂。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瓷片等器物上,知晓祖先们披荆斩棘的勇猛和无畏。他们凭着最简陋的工具,冒着严寒酷暑,对抗自然灾害,一心一意开辟出繁花似锦的空间。智慧如古人,他们从不敢